第二章 东广小路的赌箭

一

安永元年还剩3天，坂崎磐音在宫户川的鳗鱼屋处接了大扫除的工作。

这份工作是店主铁五郎派了清理鳗鱼的松吉送来的。

“你受了伤，不要客气”

“因为还不能工作，我不好意思来这里麻烦您”

“我从金兵卫那里听说，你去内藤新宿找工作了那。我真是吃了一惊，三个武士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最后怀里却只剩下二朱吗”

“赚钱真是件难事儿啊”

“光和你说话，差点忘记已到年关了”

铁五郎苦笑着问道：“你的伤怎么样了？”

“一惊不要紧了，过了年还要麻烦您让我在您这人工作”

“到了年关，鳗鱼屋的客人就少了，不过你今天帮店里磨刀打扫，总还能给你些工钱，三餐管饱”

“啊，真是太感谢了”

从新宿回来后，肚饿的日子仍然持续着。

磐音和清理鳗鱼的同事松吉和次平一起从二楼开始打扫。

清除天井和墙上的灰尘，将榻榻米掀起来挂到北桥日晒，然后用竹棒敲打。

“阿拉，浪人先生，你从清理鳗鱼沦落到打扫卫生了？”

“将鳗鱼运到宫户川的幸机出生说道”

“到了年关荞麦面比鳗鱼卖得好，还好店主雇我打扫卫生。”

“在新宿没赚到钱吗”

幸吉似乎已经从别人那儿听说了新宿的事。

“那就是所谓的徒劳无功吧”

“品川家的二男在小梅村那卷着腿裤采集蚬呢”

“品川在采蚬吗。明年应该会交好运吧，在此之前只有忍耐了”

“一个人生活真是悠闲啊。像我们家里人多，每天都未生计烦恼”

“幸吉你人缘广，能不能给我介绍份工作”

“等下”

幸吉说道。

“想到什么了吗”

“浪人你什么活都干吗？”

“除了犯法的事外，什么活儿都可以”

“等我一下，我去确认下”

说着，幸吉一路小跑着走了，随身的竹笼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

磐音回到为榻榻米抖尘的工作中来。

虽然对十一岁小孩的话不能当真，但磐音总觉得幸吉会回来。他一边想着一边从二楼打扫到一楼。做完打扫工作后，他在午后将店中的菜刀聚集，然而仔细地在后院磨刀。

磨刀刚好花了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快到晚饭的时刻了。

就在那时，后门木栅出露出了幸吉的脸。

“我找到工作啦”

他一脸得意地说着。

“真的吗，幸吉大人”

虽说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和幸吉相遇开始就好像面对本所深川的师傅一样，抬不起头。

“我没说谎，是在两国广小路的射箭场。”

“射箭场吗”

“你还有别的事情吗，对方说想要马上见面，走吧”

幸吉点着头说道。

“那让我和老板告个别”

让幸吉等着，磐音进入厨房去找老板。铁五郎看到他立刻说道：“拜了你的福，家里变得干净多啦。晚上喝一杯吧”

“关于这件事”

盘盈将和幸吉的对话告诉了老板。

“两国桥边的射箭场吗”

铁五郎走向庭院找到幸吉，问道：“幸吉，你给坂崎介绍什么工作啊”

“店主老爹，不是奇怪的工作。最近，出现了抢劫射箭场的男人，听说他们要求在射箭场比试射术赚取钱财。所以我去问射箭场需不需要保镖，然后东广小路的射箭场老板朝次说好啊，不过要介绍有本事的给他”

“射箭场的人啊”

铁五郎了解原委后和磐音说道：“去听听也没什么损失，万一谈不来你再回来就是了”。说着将磐音送出了门口。

磐音和幸吉沿着日暮的护城河向竖川走去。从那儿通过一座桥到达大川。不久，两国广小路的喧嚣声随着河风传入耳中。

明历三年的大火造成大川西边十万余人死伤。

为此，幕府在宽文元年架设了一座连接大川两岸的桥。

这就是两国桥的由来。

在桥的东西两侧设置了宽阔的避火用地，这就是两国广小路。

东边的广场背对回向院，葛饰和小梅村等居民在午前将野菜采集起来贩卖，形成了蔬菜市场。午间收拾完蔬菜市场后，又设立起小卖店来呼朋喊客。

因此，两国的广小路一整天都人头攒动。

东边尽头的净身场所搭着一个宽有五间的射箭场。

拉窗上画着射穿金色靶子的箭矢，梳着岛田发髻、穿着黄八丈的女人排成一列，此外还有四、五个拾箭人。每个人都年轻貌美。

店里有三个客人，拉着三尺八寸的小弓。

八间前像模像样的设置了大大小小、并行排列的土垒。

如果用一尺长左右的短箭射中了目标，年轻的女店员就会敲击打鼓，喊一声“中了”。

总觉得场内的气氛很宽松，感受不到任何杀伐的气氛。

“老板娘，我把他带来了”

“店内只有一个中年妇女”

“老板的话现在在净身所抽着烟呢”

两国东广小路的净身所是为去参拜山神的人们提供斋戒沐浴服务的地方。

黑暗中，可以看到如萤火虫般一闪一闪发着亮光的火焰。

是老板朝次回来了。

“老板，这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个浪人”

老板从黑暗中打量着磐音。

“我是射箭场的主人朝次，你是住在金兵卫长屋里的人吧”

从他谨慎的口吻中猜测，他似乎认识房东的金兵卫先生。

“从夏天开始就一直得到他的关照”

“你的人品和能力我都从金兵卫那儿听说了。不过来我这工作，有点”

“老板，是浪人大哥的能力不足吗”

“幸吉，别自以为是。我的意思是，坂崎君的的本事太高了，被我这样的商人雇佣很浪费”

“老板”

磐音说道。

“如果你和金兵卫谈过，那就应该知道了吧。我帮忙处理火灾时，是按日收费的。不论怎样的工作，我都做。”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

“关于工作的内容，你从幸吉那儿听说了吧”

“有捣乱射箭场的人，是吧”

“无论是临时还是常设，射箭场虽然看上去华丽，但也是30发六文钱的生意。雇佣捡箭的女人，射三十发箭收六文钱的话是赚不到的。因此，我们背着官府举行赌箭比赛，你知道吧。”

“很遗憾，我没有去过弓箭场”

“那我说明一下”

“结改这种竞射比赛中使用200发箭，原本是一种游戏。”

之后，演变为用红与白的纸包住一文钱的赌箭行为。

到了现在，约定一箭几文钱，射箭所和客人双方通过比试箭术来竞争二百箭的差额，获胜的一方可以获取所有的金钱。

“现在有一组人触摸在秋口到浅草附近的射箭所，其中包含女人。年轻的文雅男性是他们头领，有漂亮的女人，老爷爷，不修边幅的浪人，还有一个不知哪儿来的杂耍人。他们五人中的一个或两个突然出现在弓箭场，挑战赌箭比赛。他们本事很高，两百发箭中最多也就丢失5、6发。浅草门前的大文字箭的大型比试中，其中的女人200发全中”

“你说大胜负，赌金是多少？”

“如果是大胜负的话，至少五十两”

“什么！”

磐音一时无语。

“他们似乎在河对岸已经声明鹊起，现在流传他们把赚钱场所移向富冈八幡宫或者东广小路，东广小路上的十三家射箭所为此已经开会了好几次”

“不能回绝比赛吗”

“是江户人的性格吧，客人如果说要一决胜负，就会接受”

“还没决定对策吗”

“意见纷纭，还远没有统一。我个人来说，十三家店一致对外是最好的”

说着，朝次叹着气用烟管敲着手掌。燃剩的烟草的火苗向着净身所飞去。

啾~

发着声消失了。